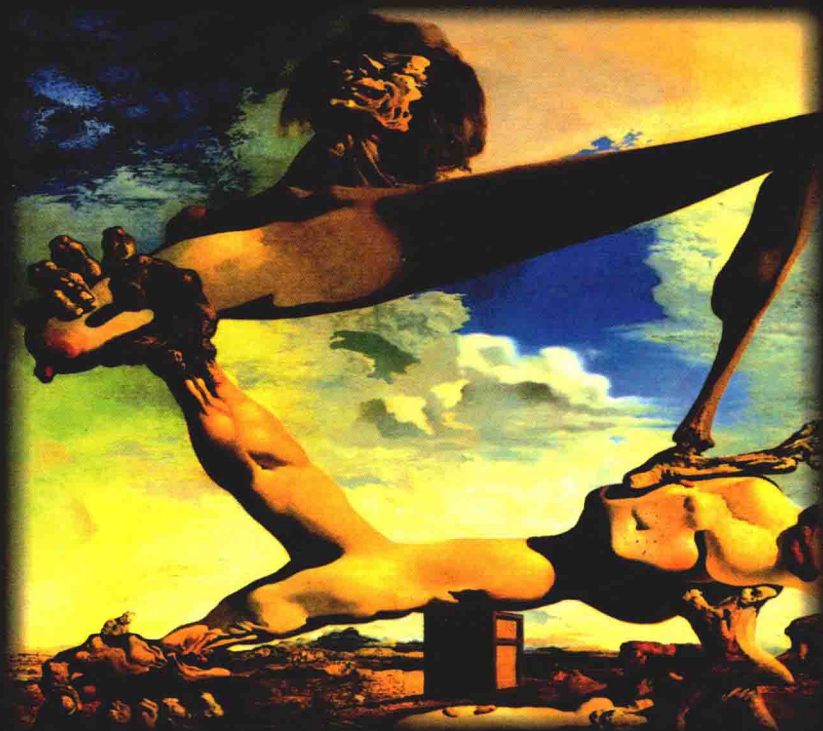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忏悔录

[法] 卢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TS65.44
207(2)



忏悔录

[法] 卢张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元(全6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第二部

这几本小册子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错误，并且我也没有重读它们一遍的时间，但是它足使每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找到真理的线索，并向他提供方法以自己的调查研究来掌握真理。不幸得很，我觉得这些小册子看上去很难逃脱我的敌人的严密监视，甚至都不可能逃脱。如果它们落到一个正派人手里，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手中，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的朋友们手里，那么我身后的荣誉就没有了希望，这一点我不一定相信。但是，上天啊，我们这些不幸者的保护人，请你保佑这些证明材料不要落到韦尔德兰、布弗莱两位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们的手里吧。这些是证明我无辜的最后材料了。你在一个不幸者的生前就已经让这两个贱人折磨着他了，至少别再让她们糟踏他这点身后的名声吧。

让·雅克·卢梭



第七章

深入内心与灵魂

尽管我曾经多次下定了不再写下去的决心，但是在两年的忍耐和沉默后，我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才开始评论我为什么会继续拿起笔重新写下去。

人们已经看到，在一种非常美好而稳定的生活中我那安静的青年时代逐渐地远去了。我那种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了我这种平庸的生活；我的这种天性经常是萎靡不振的，而是常常灰心丧气；它要摆脱闲静必须得经历强烈的震撼，却又由于爱好与庸懒而回复原态；它老是让我去习惯一种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宁静而闲散的生活，远离丑恶的罪行，当然也要远离美德。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它都不希望且禁止我有什么大的作为。

但是，比起以前，我即将展示的将是一副迥然不同的图景！在前三十年间我的自然倾向一直主宰着我的命运，两者很协调，到了后三十年一直都改变了，命运与我的自然倾向也成了冤家；人们将会看到，除了坚强的性格之外，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一些巨大的过失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都因为这种冲突而产生了。

本书的第一部肯定有许多的错误，因为记忆并不是完全可



忏悔录

靠的东西。可是第二部还是得依赖于记忆，所以很可能其中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印象，回味无穷。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这种纯结而又美好的往事。在下面人们就可以看到，比起前半生的甘美，我后半生的回忆是迥然有异的。回忆这些过去，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竭尽全力地回避它，因为我不愿意我辛酸的现在再加上一笔凄凉的去；我作得很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就再也想不起有些事情来了。上天给我在多样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就是这种对痛苦的忘却。我的记忆力平衡了我那如惊弓之鸟的想象力，使其在只想象到险恶的将来的时候也可以想象过去的甜美生活。

我也曾收集了一些资料，目的是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但是现在这些资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当然，我还可以依赖感情之链这个忠实可靠的向导，它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就是这些事情。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我的不幸我很容易忘掉，但是我的过失我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我更不能忘掉。对我来说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是太宝贵了，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失的。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混淆某些日期，但是，我不会记错我所感受的一切，我也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事情，而这些主要是我要写出的东西。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以及那时的内心状况，就是我的《忏悔录》的最终目的。我向读者承诺保证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可以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了。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



于我六七年长的时间心灵历史的一些可靠材料，现在佩鲁先生手里收藏着这些信件的原件。这个抄本的最后日期是一七六〇年，我居住退隐庐、和我所谓的那些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也包括在内。这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我手头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距离现在较近的一些信件的原件，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的后面，因为这些信件有很多，我不想让那些警觉监视我的敌人们发现它。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无论转录它对我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不怕读者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而不是忏悔录；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不为自己辩护。

而且，和第一部相较，两者相同的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而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它也稍高于第一部。除此而外，在各方面第一部都比第二部强。我的第一部是在特利城堡或武通写的，当时心情舒畅，自由自在，我的往事给我带来了一切一切的乐趣。我去回想它们，不断的有新的喜悦，同时我可以自由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今天我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的记忆力在下降，智力在衰退；我带着痛苦的心情勉强地写完了第二部作品，它展现在我眼前的，尽是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尽是一些背信弃义的行为的巨大的灾难，我恨不得永恒的夜晚埋葬我所要说出的一切；而我既一定得说，又不能不东躲西藏，打掩护耍花招，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许多目不转睛、心怀恶意的密探和监视人在我的四周监视着我，精神恍惚，心烦意乱的我只有匆匆忙忙地，在纸上写着我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几乎没有重读一遍的时间，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尽管人们在



我四周不断地树起围墙，我叫它露头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在尝试着，却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请读者想想吧，你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我要向那些预先阅读我这一部书的人预先声明，除非他们也是爱真理和正义，除非他们想彻底地了解同样的我，那么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而我走向巴黎，心情怅惘。我建筑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在沙尔麦特，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回心转意，我带回积攒下的财富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万无一失的财源就是我的记谱法。

在里昂我呆了段时间，看看朋友，打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几本随身带来的几何书。我很受大家欢迎。马布利先生和夫人都很高兴能够见到我，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以前在他们家里结识了孔狄亚克神父，现在又在他们家里认识了马布利神父。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里神父为我写了到巴黎的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另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成为了意气相投的朋友，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从认识我之后到他逝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并且曾在促膝谈心中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这些真诚的意见。

后来，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他时常真心实意地由衷地帮助我。以前，我和他是老熟人。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卖掉了我的几本书，而且托人或者亲自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博尔德先生以前给我介绍认识的地方长官先生，这次我又遇上了，并且我还通过他认识了途经里昂的黎



希留公爵。巴吕先生介绍我给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拜访他；后来我果然去拜访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助益，这一点我在下文中会谈到。

曾经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帮过我忙的音乐家达维我也见到了。他曾赠给我或借给我几双袜子和一顶便帽，虽然后来我们时常见面，他一直没有向我索取，而我也一直没有还他。不过后来我也送他一件价值差不多相当的礼物。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能够更美化一下自己的，但是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是我现在正要说的，可惜，这跟我应该做什么事是两码事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我也再次和他会面了，这一回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付驿车车费这种同样的馈赠，所以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他平常的那种慷慨豪爽的性格。我又见到了最最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外科医生巴里索；我还见到了那位戈德弗鲁瓦，医生很心疼她，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除了心地善良，性情温柔之外，但是每一个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她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了。因为当时她已是肺癆晚期了。一个人的实际性格会从他所爱的那个人的性格中反映出来，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你就会知道了。

我感激这些善良的人。然而后来我都疏远了他们，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而不是由于我的忘恩负义。任何时候我都惦记着他们的隆情厚谊，但是比起用行动，来展示我的感谢而言，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做不到给他们准时写信；我一开始疏于音



忏悔录

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反过来我的过失因为这种羞惭和尴尬而不断加重，我索性就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杳然，仿佛完全忘记了我的朋友。佩里雄和巴里索简直毫不介意我的疏懒，我发现他们始终给予我热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他的自尊心会因为自以为的被疏远而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掉一个可爱的人儿。她在我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我非常高兴，我还可以看到她。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这个可爱的人儿，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再度和她相逢。她就是赛尔小姐。我这次旅行，和她相见的次数比较多，因为我较为悠闲。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但是她是如此信任我，使我根本不能产生这种滥用信任的念头。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我和她都是一无所有的人，贫穷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根本不想结婚。似乎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很想赢得她的爱情这是她告诉我的。大家都说这个年轻人是个正派人。我在她家也见过这个年轻的商人一两次，觉得他的确像个正派人。我很盼望他能娶她，因为我一直相信他俩的结合会很幸福。后来他果然娶了她。我也就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姑娘。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还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的祝愿在尘世中没有多长的期限。在旅途中我一直怀念她，我当时以及后来想起她时都感觉到，为道德和义务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在内心深处这种牺牲留下的温馨的回忆，完全能够弥补痛苦，而且还大有余地。

这次旅行，同上次旅行一样，我也只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



看这个城市。不过，我的住所并不是我所谓辉煌；我住在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这是博尔德先生告诉我的地址。糟透的房间，糟透的旅馆，糟透的街。然而许多杰出之士却曾在这家旅馆里居住过，如博尔德、格雷塞、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没有遇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好打官司的破脚绅士，博纳丰先生，他是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罗甘先生，他是我现在最老的朋友。通过罗甘先生我又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关于狄德罗的话要说。

我随身带着我的全部资本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于一七四一年的秋天来到巴黎。我的钱不多，所以我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我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被我迅速地利用了。一个长相上过得去、稍为有些才能的年青人到了巴黎，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也不例外，我受人接待了。这种并无多大实际的好处的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对我有点用处只有三位，一个是萨瓦贵族达梅桑先生，他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卡利尼安公主也很宠爱他；一个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博茨先生，他是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耶稣会教士卡斯太尔神父，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认识的是后两位。

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达梅桑先生，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拉得一手好提琴的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另一个是可爱的年青贵族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他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在社交场中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想，要学作曲，不过对他们而言，是异想天开。



忏悔录

我教了他们几个月，得到了一些钱，可以作为我旅行的补充。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我拒绝了他，因为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的衣食住行靠这样的待遇实在维持不了。

博茨先生对我很不错。他除了有点学究气之外，有学问并且也爱学问。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有点矫揉造作但是相当漂亮。有时我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显得十分笨拙。我的羞涩感，因为她随便的举止而得以加重，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含羞地只叉一小块菜，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为了不让我看见她笑，她总是转过身去。她没有料到我这个乡下人也并非是一个白痴。博茨先生把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介绍给我，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这位雷奥米尔先生都来他家吃晚饭。博茨先生对他谈了我的方案，并说明我有意送请学士院审查我的方案。雷奥米尔先生把我的建议书提交给了学士院，学士院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书。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在预定的日期里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被引进学士院的同一天，在学士院里我就荣幸地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我并没有感到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腴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虽然这个名声赫赫的机关的确非常庄严。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使我又惊又喜，因为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这一点令我难以想象。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被指定为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音乐，可以说，他们没有能力能审查我的方案，尽管他们在其领域都是杰出之人。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较之一般人学者们固然成见要少一些，但是他们对已有成见的态度却是更为固执。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不正确，那么无力，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措辞不当，而且还有点胆怯。但是我充足的理由却没有一次能使人们了解和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他们说苏埃蒂神父曾想用数字表示音阶，天知道这个苏埃蒂神父是他们哪里找到的。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也算不上什么，因为尽管什么苏埃蒂神父，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比不上我发明的简单方便的方法——我的方法可以用数字表示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八度音、休止符、速度、节拍、音值等等，并且表示方法非常简单。而苏埃蒂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切；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倒也可以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但是，他们除了过度重视这种原始发明以外，并不就此打住，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是不知所云，一派胡言。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是我的记谱法的最大的优点，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曲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而不管你是用的什么调子。这些先生们从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没有任何意义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不便于器乐而只便于声乐，而他们实际上应该说，我的音符，更便于器乐，同时也便于声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满篇溢美之词的奖状，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无用



忏悔录

处，也不新颖。我后来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是给普通人看的。我认为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有着渊博的学识，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对这一门研究得既专又深知识却很浅陋的人。拉莫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惟一能站得住脚的批评，我刚对他说明我的体系，我的记谱法的弱点他就看出了。他对我说：“你的那些符号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清楚地表现音程，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并且能简单地表示出复杂的东西来，普通的记谱法是不能办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脑子跟不上演奏的速度，而你的记谱法却要求要用脑子想。”“在我们眼前，明摆着的是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高低相差很大，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我一眼就能够看出，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一个一个拼出那些数字来，做不到一目了然。”我立刻就同意了他的反对意见，因为我觉得无法反驳他的意见。这样的意见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我并不奇怪，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以说是无所不知，而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这一点他们却不知道。

我结识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这是因为我常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的缘故。所以，当我后来成为文坛中的一员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门心思要掀起一场音乐艺术的革命，并



从而一举成名；这种艺术界的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既能得名也会发财的。我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在屋子里一连埋头几个月，我彻底改写了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改成一部面向大众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肯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因为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他们不想花钱出新书，而我却认为合情合理的是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

博纳丰为我的书稿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我负担出版税，利润平分的合同。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我是白付了出版税，却没有拿到出的第一版的一文钱。书的销路似乎不怎么样好，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对这本书别的报人也颇有好评。

人家担心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那么白白地浪费了学的的时间。这便是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对于此，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证明我的解释，我免费为罗甘先生介绍来的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三个月之后，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比我还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没有人知道这个惊人的成功。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肆吹嘘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虽然我有很多发明有益的事物的才能。

就这样，又一次损坏了我的埃龙喷水器；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巴黎街头，要生活是必须要钱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惊讶于我所采取的办法。我想休息一会儿，反



正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也没有任何的悲观失望；为了让老天爷有解决问题的时间，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被不慌不忙的我消耗着，我那悠闲的享乐我也不想取消，我只是稍稍节约了一点，我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我没有改变过我在花柳之地的消耗，因为一辈子我为此也不曾花过一文钱，除了惟一的一次例外，在下面我就要说到这惟一的一次。

我生活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我性情乖僻的一点是尽管我手里没有三个月的生活费，可是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愉快、那么安闲、那么满怀信心，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而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的却也正是这种极端的需要，越是有登门拜访的需要，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于连那些院士们，和那些我挺熟悉的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和马里佛先生。我甚至拿给马里佛看了我的喜剧《纳尔西斯》。他很赏识，并且欣然修改了它。狄德罗差不多和我同岁。他比他们都年轻，他懂得音乐理论，而且也爱好音乐。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把他的一些写作计划给我谈谈，这样，不久，在我们两人之间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本来这种关系可以维持得更久的，如果我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

在我被生活所迫去面对工作之前所剩下的这点宝贵而短暂的间歇时间里，谁也料想不到我利用它做了些什么：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我读了这些作品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了一百遍，我大约每天上午十点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一本让·巴蒂斯特·卢梭或维吉尔的集子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在那里